



谁能把双手放在自己命运的舵盘上

晚清民国 那些人

耿立 / 著

末世遗仆不为人知的历史

新世革新者自处的真相

 中国出版集团
 现代出版社

晚清民国
那些人

耿立 /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晚清民国那些人 / 耿立著. —北京: 现代出版社, 2014.1

ISBN 978-7-5143-1238-6

I. ①晚… II. ①耿… III. ①名人—生平事迹—中国—清后期
②名人—生平事迹—中国—民国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303868号

作 者 耿 立
责任编辑 杨学庆
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
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
邮政编码 100011
电 话 010-64267325 64245264 (传真)
网 址 www.1980xd.com
电子信箱 xiandai@cnpitc.com.cn
印 刷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厂
开 本 710mm × 1000mm 1/16
印 张 19.75
版 次 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43-1238-6
定 价 37.00元

版权所有，翻印必究；未经许可，不得转载

开始悄悄从他们身边流失坍塌，最后山崩地解，曲终人不见，一个国家的失路之悲，原本是可以避免的啊，但这怪谁呢？怪气数已尽吗？这样的悲不是更加悲怆的无物之悲吗？

067..... 守夜

醒着的人的眼瞳，这黑暗深处的光，是微弱的渺茫的，这柔光也许会被巨大的暗黑吞噬，就如风中之烛，就像宇宙里的黑洞一样，黑暗可以吸附一切的物质；但这柔光的存在，未被吸附的柔光只是在旷野中点点闪烁的柔光，这就足以宣告了暗黑的撕裂，黑暗和卑鄙并不是一切畅通无阻，细如柔丝的光并非一无所成，柔光在昭示：柔光在此，暗黑有了分裂。

087..... 载沣：可以回家抱孩子了

北京的冬天毕竟是冬天，好像大清朝气数要尽了，那冷凛就使劲地冷凛，那年的冬天对一个三岁孩子的记忆特别深刻，到了暮年，他写《我的前半生》时还感到冷凛在侧：天寒地冻，滴水成冰。农历的十一月初九，紫禁城内，太和殿上，大清朝第十位皇帝的登基大典就要举行。

101..... 落日前的回影

袁世凯使清朝倾覆，功可谓大矣，而他的过，也是不可饶恕，盖棺如何论定？袁世凯让人可佩，可惋，可怜，但也让人恶让人悲，在他的墓前，没有鲜花，气压很低，我想袁项城帝制失败走投无路仰天长叹的时候，是否为自己为历史愠一把辛酸的泪呢？我却在斯地斯时，为袁世凯掬一把辛酸的泪，算是祭奠，我在心里低吟：历史曾给了你推翻专制的机会，那是对天意的顺从，但 you 又被专制的轮子碾在地下成为齑粉，那也是天意。

114..... 汪精卫：饮刀求一快

历史的航道，如入了夔门的三峡，水上水下，布有诸多的暗角旋涡和嶙峋的礁石，船夫和船板是不能触碰的，如身手不慎，触碰到的某人某事就如礁石让

议论者血泪模糊，在叙述辛亥年间人与事的时候，我知道一个人是无法绕不过的，那就是汪精卫。

斯文贯骨

141..... 章太炎：虽千万人，吾往也

有人论说鲁迅的文字：如铁笔画在岩壁上，生硬以外，还夹着丝丝尖利的声音，使人牙根发酸，或头顶发火，用这几句来形容太炎先生的文字，也是很适切的，凡是见于章氏文章中者，也可在鲁迅的文章中发现。

155..... 王国维：义无再辱

桑塔格在《单向街》序言中最后说本雅明：“他带着所有残篇断简、他的抗议态度、他的沉思和梦想、他的无尽的忧郁，和他向下望的双眼，将在最后审判面前，对他所占据的全部位置和一直到死对精神生活的捍卫，作出辩护。”把这评价移送给王国维吧，忧郁和敏感，忧生与忧世，最后哀乐过人的气质把他们拖入了深渊，才名两相妨，只有上苍最终把他们收走才能摆脱那纠结。

收走的，还有王国维脑后的辫子。

173..... 马寅初

我在一位八十岁的书法家那里夜谈，书法家先生告诉我一副联语：养活一团春意思，撑起两根穷骨头，当时听到感到一种蓬勃的生气在胸中腾挪，顿觉朝气蓬勃，先生说他十分喜欢这个联语，我就顺势说：是否能挥毫送给我，那天先生就写下了，在纸上，果然就有了那联语的境界：一种象春天一样的生机和情趣。不是暮气沉沉。而撑起的墨迹淋漓如骨头一样硬朗的字，如立起的人，人和字一样，要有骨气，所谓“贫贱不能移，富贵不能淫”也。

186..... 梁漱溟：永远站在鸡蛋一边

晚年梁漱溟的一张照片，头戴一顶深蓝色的园帽，满是沧桑，深邃睿智的双眼透着钢铁一样锐利，而出版社让我在封面上写几句话，我写下了：威武不屈，贫

贱不移，虽千万人吾往矣，不乡愿，不与世俯仰，无论为文还是救世，始终秉天地之正气，凛凛然如霜雪，无愧中国最后一位儒家。

襟抱谁识

205..... 刺客门

我们的历史上确曾有那么一段，有那么一批白刃可蹈，以血肉反抗暴政的以天下为己任的侠士，他们出身卑微却一诺千金，他们穷困一生，却视恶如寇仇以国家为念，每次读到太史公笔下这些熠熠闪光的名字，总是忍不住把泪洒在酒里，把酒洒在歌里，而环视身边，往往是夜深，复天边又觉得可笑，这样的侠士如今成了天边的星辰，成了遥远的绝响，湮没于历史的沧桑与当下的喧嚣。

224..... 草根圣人——武训

武训不是杀人越货的人，不会把皇帝拉下马，这样我们就可以鄙视他，说他是统治阶级的奴才和帮凶吗？允许有的人革命，也应该允许有的人过日子，武训没有解放全人类的理想，他只是默默为一个梦想乞讨一生坚守一生，在孩子们的朗朗书声中含笑闭上了双眼。

240..... 秋瑾：耀与辱

秋瑾的死和血，硌痛了一些有良知的人，她激怒了这民族久已蛰伏的那良知，一个女人的死使一个民族的男子蒙羞，秋瑾让麻木以惊醒，给踉跄以力气，让无情以热血，给铁石以恻隐，为冥作光，为旱作润，为良知作愤慨。

259..... 宋教仁：桃花源可耕田？

1913年3月的那一刻，宋教仁先生以他的鲜血留给后人一个宪政的梦，但百年了，还是一个梦，历史的不肖表现为一个宋教仁倒下了，千万个宋教仁并没站起来，那血泊还是如眼睛冷冷打量着历史，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，也许机遇只能出现一次，不可复制，悲怆却永远上演？现在回头来看宋教仁的宪政思想，我们为我们这苦难的民族感到心寒和可怜！可怜的我们选择了一条最差的路，而

失去了一个走向民主的路，这样的机会还能再度从地平线上出现吗？

275..... 辛亥年的长调

是啊！当一个人明白了生死之大义以后，“砍头只当风吹帽”，他也就获得了最大的坚强与勇敢。我甚至猜想，他于刑堂上书写的那些供状如果能够流传于世，那一定是壶口瀑布一样的酣畅淋漓，一种壁立千仞的奇崛，用血书写到极致，血的精义无法用语言来形容，那是和《与妻书》一样构成了日月的双璧啊！

序：你说，世界会好吗？

我觉得梁漱溟的眼睛，是最能表现出他的内心孤傲。他的眼睛射出冷凛的寒光，好像要刺穿你的污浊和卑微。他晚年的那幅照片，最抓人的就是他的眼睛。

当看到友人和一批文人起劲批判孔子的时候，人们也让梁漱溟表态批判孔子，梁漱溟掷地有声说：“三军可夺帅也，匹夫不可夺志。”在批判孔子的事上，他寸土不让。

当他触怒最高领袖，跟最高领袖要雅量的时候，我们领略了他在精神上的坚贞与不屈。当权力和压力使知识分子溃败时，却使他成为了一个时代的良知，他照出了一部分知识分子的软骨，那软骨成了景深，愈加映出他的珍罕和独异。

但我想的是，梁济老人跳湖前，问儿子梁漱溟这世界会好吗，那时梁济老人的眼睛，是期待还是迷茫？是悲悯还是疑惑？

梁漱溟那时的眼睛也许充满的是期待，他脆声应答：“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。”

世界真的是这样吗？按着人良善愿望的轨迹行进？百年来，把希望寄托于明天的乌托邦，在这片土地上上演了一出令人目不暇接的活剧，把未知的明天装扮得鲜花遍野，充满歌声，这样的话与许诺，有一种浪漫诗意的激情，最容易俘获人的内心。古老的土地上，社会达尔文主义甚嚣直上，大家都相信明天一定

有个天国在这片土地上矗立。辛亥革命后，好像一切的中国问题，经过暴风骤雨的洗礼后，一定会变得更加美好，明天就像神话。

天国是在天上，正如虹霓在天上，大地怎可能矗立天堂？

是的，把希望寄寓明朝，有时是神话乌托邦，把唯美主义发展到极权这样的伤痛不可枚数。乌托邦的最大危害，就是为了实现远大的目标而牺牲眼前的利益，尤其是那些追求政治乌托邦的人们，更是为了实现一个理想的、完美的新世界而不惜彻底砸烂和粉碎一个现存的旧世界。

这些伤痛在中国比别的国家感受更深，“政治艺术家如阿基米德大声疾呼，为了用杠杆把世界撬离它的中心点，要在社会世界之外找到一个他能够立足的地方。但是这样一个地方并不存在，而且在任何一种重建过程期间，这个社会世界必须连续不断地运转。这就是说，在社会工程方面拥有更多经验之前，我们为什么必须一点一点地改革它的各项制度的简单原因”。

那些心怀政治野心的所谓的先知和导师，往往利用人们的善良愿望与无知，甚至迷信，许诺给人们在地球上建立天堂，好像虹霓就在家门口。口中的承诺如街头打把式、卖野药的贩子，口吐白沫来回倒手几次，那些围观的人成了他们手中被劫持的人质和戏耍的对象，或者是那些乌头先知逸兴忽来，用自己那些虚妄的不切实际和浪漫想法把这些人质做成实验样本，也许是斧钺交加，大卸八块，血肉模糊。正是这些鬼画符把人骗上通往天堂的火车，谁知到站却成了地狱的站牌。

黄金国离地狱原本就只有一步之遥，这在鲁迅的冷眼里是十分清晰的。鲁迅是不相信所谓的未来的黄金世界的，他说：“我疑心将来的黄金世界，也会有将叛徒处死刑，而大家尚以为是黄金世界的事……”当人们对所在的现实有了种种不满，是最容易被“未来”“明天”所蛊惑的。“乌托邦社会”也好，“大同世界”也罢，这些鲁迅称之为“黄金世界”的，真的是善良的人所愿望的没有矛盾、没有斗争，绝对完美、绝对和谐的理想社会吗？那真是历史发展的顶端、社会发展的终结、人生发展的极致吗？但尖锐如鲁迅却反问：“黄金世界”还有没有黑暗？鲁迅的回答是肯定的，并且说还会有将“叛徒”处“死刑”的事情发生。鲁迅说“曾经阔气的要复古，正阔气的要保持现状，未曾阔气的要革新”，这就是叛徒必然被处死的原

困，今天如此，明天依然。“曾经阔气”“正在阔气”与“未曾阔气”这三种人的屁股决定脑袋，利益时时冲突，“正在阔气”的掌权者，也一定会把“未曾阔气”因而要求“革新”的人，视为叛徒，而将其处以死刑。这样，鲁迅看到明天所谓美好许诺的虚幻，故而“于天上看见深渊”。

于是我们在鲁迅的眼睛里看出的冷漠，这冷漠是因了受伤而锤炼成的，那里满含的是悲悯，是苦难，虽然他处的环境是非人的，他却愿意在那里，我想到了《布施度》里的话“众生扰扰，其苦无量，吾当为地。为旱作润，为湿作筏。饥食渴浆，寒衣热凉。为病作医，为冥作光。若在浊世颠倒之时，吾当于中作佛，度彼众生矣”。

鲁迅说：“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，我不愿去；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，我不愿去；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，我不愿去。……我不如彷徨于无地。”

是啊，晚年的梁漱溟的眼睛也看到了这个境界，他是从天真走来的，当时他满含着改造社会的理想，相信人人都可成为圣人，他将自己的大部分精力投注于社会伦理的思考和建设。这是一个虔诚的孔门圣徒，但我想梁漱溟的早年的眼睛里，是一种良善的光，一种热切的光。

后来，也许是石子和梁木在他的眼睛里留下了荫翳。那种荫翳成了一种挑战，我觉得也成为了一种养料，于是我们看到了梁漱溟透出冷凛的光的眼睛，他冷冷地打量着这个世界，打量着世界会好吗。

目录

001..... 序：你说，世界会好吗？

末世苍茫

003..... 辫子门

从清兵入关必须留辫子，到民国初年必须剪辫子这一段辫子史；在这反复的巨变中，我们民族曾体现出多么难以想象的忍耐与执拗，适应性与不适应性；从中看到几千年来，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，像一架沉重的大车，每每翻越一座大山或陡坡时，它要多么艰难地与压在自己身上的负荷抗争，而又决不甘心停滞不前。冯骥才说我们的顽固性与奋进的力量究竟在哪里？一个敢于并能够战胜自己弱点的民族才是真正有希望的。

033..... 郭嵩焘：一生怀抱未曾开

末世多悲剧，晚清悲剧人物尤多，而一生襟抱未曾舒展，吞噬这个老大帝国的古老文化胆汁，如苦酒如饮鸩，体验之深，困顿之深，如里尔克的巴黎动物园铁笼里的豹子，怕只有郭嵩焘一人耳。

050..... 末世之路：慈禧西狩

这是一条布满荆棘的末世之路，在有鲜花和掌声的时候该上路时不上路，那只有穷途末路了，大道多歧，后人不可不思。急于在困顿中解脱，结果却鸡飞蛋打，当民气可用时，他们却走向了背离民气的反面，大肆杀戮牵制民气，这样民气就

末世苍茫

辫子门

冯骥才有小说《神鞭》，写的是清朝垂在男人脑后辫子的故事，冯骥才说：辫子在我们的民族中是个有特殊意味的东西。辫子的始末、辫子的经历、辫子的悲剧，都包含着深广的历史内容。辫子本身也是一种象征，可以从中间掘许多思想再寄寓其中。冯骥才说鲁迅先生就在这上边做过文章，冯骥才以小说的形式有意截取从清兵入关必须留辫子，到民国初年必须剪辫子这一段辫子史。在这反复的巨变中，我们民族曾体现出多么难以想象的忍耐与执拗，适应与不适性；从中可以看到几千年来，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，像一辆沉重的大车，每每翻越一座大山或陡坡时，它要多么艰难地与压在自己身上的负荷抗争，而又决不甘心停滞不前。冯骥才说我们的顽固性与奋进的力量究竟在哪里，一个敢于并能够战胜自己弱点的民族才是真正有希望的。

鲁迅先生在《头发的故事》中有句这样的对话：“老兄，你可知道头发是我们中国人的宝贝和冤家？……”头发就是头发，一到了中国人的身上就有了道道。鲁迅在《回忆藤野先生》里写中国留学生把头上的辫子梳得油光可鉴，盘旋在脑后如富士山，但在外国人和新派人士眼里却是愚昧的象征，当时清廷为

约束留日学生，就派遣学监到日本监视学生，这时就发生了陈独秀用剪刀剪掉学监姚昱辫子的轰动事件。姚昱为东京陆军士官学校学监，经常向清廷告密，压制学生。

陈独秀、邹容、张继等五人于夜晚潜入姚昱住室。惊慌失措的姚昱还没有弄清楚发生了什么事，便被张继抱腰，邹容捧头，只听得咔嚓一声响，他的辫子从辫根齐刷刷地被陈独秀剪去。当天夜里，他们便将姚昱的辫子挂到留学生会馆，在旁边还特别写上“留学生公敌姚某辫”。

那时的留学生凡被剪辫者，或被疑为偷了人家的女人，是奸夫，或被看作“里通外国”，被视之为“汉奸”。陈独秀等人此举引起了轩然大波。鲁迅当时正在日本，也应该知晓此事，鲁迅的好友许寿裳曾到留学生会馆看过热闹，一定会告诉鲁迅的，也许这就是鲁迅创作《头发的故事》的诱因之一。

人有毛发长在头顶或者人的其他部位，是自然和正常的现象。头发是自己脑袋上长的，自己有权处置，可以烫可以染，可黑可白，但是也许因为头发长在脑袋上的缘故，高踞头顶，稍有风吹草动，就引动观瞻，于是那脑袋的部位就成了做文章的空间。中国古代人把头发看得很重，地位与血液不相上下，因此有所谓“髡”刑，为五刑（墨、劓、宫、刖、髡）之一，把犯人的头发剃掉，算是给他一个沉重的惩罚。轻于“髡”刑的称为“耐”刑，内容是剃去受刑者的两鬓和胡须。剃去头发、胡子，肉体上好像并不痛苦，但给予受刑者精神上的打击重大，使他元气大伤，并且使之显得非常坏，与众不同。民俗学者江绍原在《发须爪》中说：“至于发须呢，如我们曾说明，它们尤其是人身的精华，几乎与血与精这一红一白两种汁，占同样重要的地位。罪人饶他一死也可，他的毛发，却必须除尽——岂但光脸秃头可供众人的玩赏，主要的真正的目的，在伤他的魂，这似乎是换个法子取他的命……它们的效果虽不得与枭首寸磔相提并论，然就动机而说，许同是古人穷凶极恶的心理的表现。”“文革”批斗风盛行时一种侮辱人的做法便是：把人的头发剃一半、留一半，这样的发型，就叫“阴阳头”。一般是剃光左边、留下右边头发；因为黑五类、牛鬼蛇神等坏人都被划归左中右的“右”里面。个别凶悍的行刑者，甚至对眉毛也同样剃一半、留一半。在野蛮时代遗留的民俗里，只有对小偷、妓女、败坏门风的妇女，才

采用这样极端的践踏人格尊严的方法代替肉刑对其惩处，留下耻辱的印记。

杨绛先生有散文《丙午丁未年纪事》，记载了她被剃阴阳头的荒诞遭遇。女造反派用锋利的剃头推子，剃去她半边头发，剃成“阴阳头”，而她戴着假发硬挤公共汽车却被售票员一眼识破，赶下汽车，真发惹祸，假发也惹祸。

这脑袋上长出的纤维状的物质，用长短、黑白、红绿，编辫子、剪发、剃光头，就有了某种意味的象征，成了一种符号，孔夫子云：“微管夷吾，吾其披发左衽矣。”后来辜鸿铭又说，“微曾文正，吾其剪发短衣矣”。古人确实是注重头发，而今人虽然随便剪发，但头发里也一样藏着文化、藏着历史、藏着哲学、藏着审美、藏着反叛，冯骥才的小说《神鞭》由器悟道，说男人脑后垂着的纤维物质兴许就藏着一部中国历史。《神鞭》所写时代与《阿Q正传》相差不多，当未庄农民阿Q为剪不剪辫子，造不造反而犹疑苦恼时，辫子在傻二那里却成了神出鬼没、所向无敌的“神鞭”。因为“辫子功”连连击败日本武士等洋鬼子，大壮其国威民气，所以“义和团”把“神鞭”作为对抗八国联军的“国宝”而加以膜拜推崇。凭一条辫子去对抗洋枪洋炮，其行状不免滑稽可笑；但荒诞不经的故事以及“神鞭”的失魂落魄，还是相当逼真地剖析了民族传统惰性积淀的根深蒂固。

其实如果没有辫子这档事，历史会少了许多血泪，少了许多冲突，也少了许多热闹。明末满人入关，入主中原，不能任头发在脑袋上不管，非得兴“前剃后辫”的规矩不可，李白的那种“明朝散发弄扁舟”的潇洒只能活在唐诗里，让清代的文人艳羡。老头皮犟不过斧钺，你的脖子硬还是兵器硬？割头如割发，那可不是割韭菜，于是汉人脑袋后的辫子便拖定了。辫子虽小，意义却不可小觑。所以鲁迅这样说：“我们讲革命的时候，大谈什么扬州十日，嘉定屠城，其实也不过一种手段；老实说，那时中国人的反抗何尝因为亡国，只是因为拖辫子。”但拖辫子也一样惹祸，当太平军兴起的时候，鲁迅还是拿头发说事，“我的祖母曾对我说，那时做百姓才难哩，全留着头发的被官兵杀，还是辫子的便被长毛杀！”最后到辛亥革命的时候，辫子的存亡一样上升到吓人的高度。而现在头发终于属于个人的事，有些男性艺术家常以辫子招摇，也是行为艺术的意境。

据说，努尔哈赤建金称汗后，强迫被占领区的汉人和投降的汉人剃发留辫。在当时，剃或不剃，成为一种政治性标志。汉人只要剃头，就免死收降，否则就砍头。后金军占领辽阳后，当地成千上万汉民不愿剃头，自投鸭绿江而死。当年宁死不留辫子的人，和后来宁死不剪辫子的人，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两群人。所不同的，一个在两百多年以前，一个在两百多年以后罢了。面对油浸浸的大辫子，他们的选择是如此的不同啊。

被制度化或者说格式化了的人生，怎么说都是一种悲剧吧，我想起了电影《肖申克的救赎》。监狱不仅囚禁了犯人的肉体，也囚禁了他们的心灵。他们已经成了监狱的一部分，和它融为一体了。在肖申克监狱待了半个世纪的布鲁克就是他们的代表，肖申克监狱就是他的全部世界，在这个由高高的围墙、凶悍的狱警主宰的小天地里，布鲁克的大半生都在这生活着，习惯了不去希望，失去了希望的能力，甚至对自由产生了恐惧。所以当布鲁克获得假释能够出狱时，他却想以杀死狱友希武德的方式留下来。出狱后难以适应自由的世界，寝食难安，就像被投入了新的监狱。自由反倒成了布鲁克的监狱！这就是人的异化！

当音乐声飞扬于肖申克监狱上空时，所有的犯人都被美妙的音乐吸引了，“我想那是非笔墨可以形容的美境……就像一只美丽的飞鸟，飞进了灰色的鸟笼，音乐让这些围墙消失了，令铁窗中的所有犯人感到一刻的自由。”瑞德这段心灵独白，表明犯人们并没有彻底麻木到像肖申克监狱一样的程度，当音乐声响彻天空时，犯人们心灵中压抑着的那点对自由的渴望就被唤醒了。相比之下，狱警和典狱长这时候表现出来的狰狞面目变得更加可恶，他们麻木得更厉害，失去了基本的人性，异化得和这座监狱一样冰冷。这就是环境塑造的结果，人性就是在这种非人道规则控制的环境中慢慢失去其基本的良知的。

布鲁克是一个优秀的小伙子，有一天，他不幸身陷大狱。在监狱里，他经历了最暴躁的阶段，最后，也像其他人那样开始学着适应监狱的生活。但是，让人感到意外的是，出狱的布鲁克在外面的自由世界里找不到适合自己的角色。苦苦挣扎与徘徊之后，他把自己吊死了。死之前，他在墙上刻下了字迹，告诉别人：制度之墙是不可逾越的。

这让人想起当初监狱里一个黑人的话。那个叫瑞德的家伙告诉大家：布鲁克